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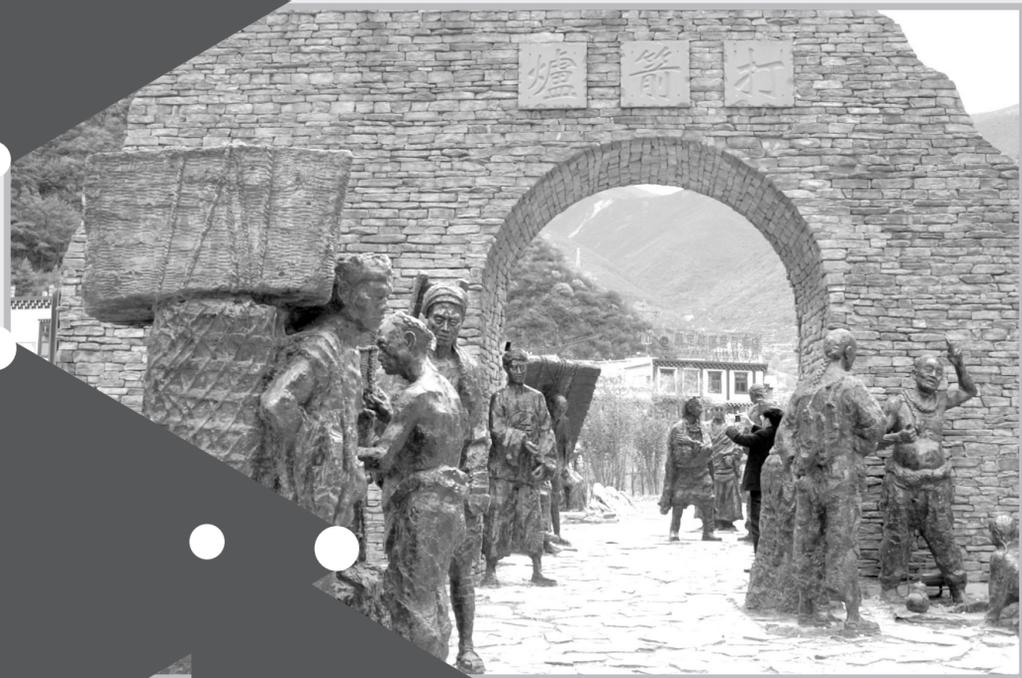
金色岁月
庆祝建州70周年

甘孜日报社·州委老干部局联办

纪念康定解放70周年

走进康定 走进康巴高原

◎裴小钰



梦中的梨花树

◎沙马鲁石

深夜笔耕入眠，美梦中不能忘怀的是春天里老家田间地边那棵老梨树所带来的满园春色。春风从遥远的旷野吹来，越过了莽莽，掠进了村庄。在经历了寒冬磨练之后，梨树偕同房前屋后的花草，披着迷人的外衣，在神采飞扬的春天里展示各自的风采，装扮梦中的家园。

满树绿叶掩映着万朵灿烂粉嫩淡雅的白花，细看花瓣如凝脂，花蕊浅红。花瓣环抱着细嫩蕊蕊，顶端戴着粉色的小帽子。好像是悠闲、漂亮的花仙子。春风柔吹，不时地散发出阵阵清香，在这花间丽景之中素洁的梨花自有一番清丽，一如身着白纱稳重端庄的美女。

风儿在梨花丛中穿梭着，掠起一片片梨花，飘飘洒洒。对对飞蝶，闻风纷至沓来。花间舞动双翅，展示婉约丰姿，绕着清香秀雅，开满朵朵丽花的梨枝双双起舞。在梨园的梨花平台上，上演一出“梁祝”。

彝家村上空掠过一对对对雀，传来神秘的声声鸣响。喝彩声，引来成群结队的蜜蜂。躯体黑黄相间的蜂群，伏在梨树雪白的花蕊上，扇动着青纱般的双翼，为白花添上了更新的色彩。

此时我心潮澎湃，心也青春年少起来。闪到树荫下，仰卧于花草之中，看天空行

云，又起身攀爬枝头。上窜下跳地边那棵老梨树所带来的满园春色。春风从遥远的旷野吹来，越过了莽莽，掠进了村庄。在经历了寒冬磨练之后，梨树偕同房前屋后的花草，披着迷人的外衣，在神采飞扬的春天里展示各自的风采，装扮梦中的家园。

整个个人浸泡在一片春光之中，感受满园春色如同阿嫫（彝语意为母亲）无私的爱。“慈母的胳膊是慈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甜？”在家这片土地上，我不由的发出感叹：世界上的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阿嫫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阿嫫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最快乐的地方。”我要把阿嫫留下的家园建设的如同花园一样的美好。

有趣的是清晨时分站在树下透过迷蒙般的梨花看日出。刚从梦中醒来，带着梦境，品着花香，朦胧着睡眠。进入视野的朝霞像轻纱的

梦，漫天闪烁的星斗悄然退却了光芒，隐没在朝霞的万道霞光之中。身沾露水的梨花如出浴的仙子，轻柔可爱，清香怡人。红霞浸染柔润素净的花叶，透着淡淡相间的霞光，浓，掩映着青春的血液；淡，飘渺着青春涌动。淡浓神会着梦幻般的青春激情，更与何人说？

太阳西下后的夜晚，梨花像刚刚洗涤后的绸缎，素雅的月色与大地构成了一幅绝妙的作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如流，流不尽的情，滴不完的美，更有风情万种，倾城倾国又倾心。这娇情百态的时光和着乳白的梨花，漫染成满园春色。自然的鬼斧神工何其神异，竟然造出这样的人间仙境。

“一树梨花一溪月”，彝家新寨的庭院，用一脸柔情、瓣瓣花采精心为未来编织着青春精彩，梨花树把所有的美好和精彩，蕴藏在心中，默默孕育，让青春收获着甘甜的秋实。

淡雅的梨花为彝家新寨家园涂抹上无比清馨的色彩，赋予家园一片春色。青春在春色中添彩，激情在春光中涌动，人生在春风中做翔，张开青春的羽翼，向着梦中飞翔。为自己，飞过梦幻的意境；为家园，在曲折蜿蜒的道路上通幽；为了满园春色，飞向灿烂的明天。

那是一段红色的岁月
那是一片对康巴雪域的炽热情怀
1950年3月19日
康巴高原还是千里冰封的时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将士又担负起
解放康定、解放康巴的任务
他们踏冰卧雪、冒着生命危险
翻越万丈悬崖
征服了进入康巴的第一咽喉险关
二郎山
四天的星夜兼程
如神兵天降直抵泸定
击溃蒋匪残余
确保了泸定桥这座历史名桥的完整无损
为顺利进军康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62军将士就这样
走向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康定自古就是川藏交通咽喉
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残余企图以此为依托
在大陆进行最后的挣扎
1950年3月24日
62军将士带着党中央的民族政策
开赴康定
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革命精神
沿途打败蒋匪残余部队及各种黑
恶匪帮
争取国民党伪军上万人投降
积极取得藏族上层的支持
接管并建立了人民政权
彻底解放了康定
开启了以康定为中心的康巴藏区
解放和建设的新篇章
62军将士就这样
走进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当全国已经安定
康定及康巴藏区人民政权初步建立
国民党残余及民族敌对势力
却依然嚣张并疯狂反扑
打死打伤我军战士及工作人员
面对复杂的匪情
将士们长期战斗在海拔四千多米
的雪域

开展了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剿匪战斗
在这1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他们长年以雪山为家
把艰辛与苍劲写满全身
饿了嚼一把青稞
渴了喝一捧白雪
一旦敌情出现依然会奋不顾身
与匪徒进行殊死的斗争
有1000多名战士英勇牺牲
家人有的至今都没有找到他们安葬何处

62军将士就这样

走进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为解放西藏、巩固边陲
62军将士在南下工作团、地方政府及藏族群众的支持下
一方面清剿匪窟、稳定政权、开展建设工作
为进军西藏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还积极协助
进藏兄弟部队18军修建川藏公路
康巴段

在地理条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
用铁锹锄头、肩挑背磨
征服了一座座雪山
1950年至1954年四年多的时间
修通天堑要道——川藏公路
创造了世界公路建造史上的奇迹
其中二郎山路段在修建中
每公里就有七名军人为它献出了
宝贵生命
整个川藏公路修建共有2000多名
战士英勇牺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条用鲜血
铺就的生命线

62军将士就这样
走进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康巴高原平均海拔3000米
大部分地域终年积雪
气候酷寒、空气稀薄、物产贫乏
自然条件极其艰苦

70年前
62军将士转战千里
从北方来到大西南、来到康巴高原
面临生活习俗、高原反应、语言不通、
匪徒斗争等诸多艰难险阻
他们顽强地用双肩扛起稳定和建
设康巴藏区的责任
就这样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一代一代的把生命融入了这片雪
域高原
凝聚成藏汉一家亲、军民鱼水情
的民族融合盛况
铸就成稳定康定、建设康巴的不
竭力量
他们自豪地称自己是康巴人、康
定娃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
站在美丽康定城
依然能看见雪山下那一座座屹立
的丰碑
依然能想起那些为了建设康巴而
奉献一生
又奉献子孙的康巴人、康定娃
他们走进了康定、走进了康巴高原

(作者系原62军186师后人)

小说连载 南山

◎高亚平

胡世明是第二天上班后从王力口中知道这件事的。昨天，李艳梅并没有把她开车撞人逃逸的事告诉胡世明。胡世明不看报纸，他哪有这个闲工夫呀。是王力在报纸上看到了这篇批评报道，赶忙给他打电话，他才从桌上的一叠报纸中找到了当天的晚报，看了这篇报道的。一看之下，胡世明当下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在心里暗暗骂道：这个臭娘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没有等他打电话训斥李艳梅，马跃的电话就到了。在电话里，胡世明一个劲地给马跃回话，任凭马跃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临了，马跃指示胡世明，赶快和局宣传处联系，和晚报协调一下，不要再做后续报道。但这话说说容易，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报社并不是公安局开的，报纸也不是胡世明办的，你说不做后续报道就不做啦？如果这样的话，报纸的监督作用又到哪里去了？还要不要为读者负责？胡世明和宣传处的人到报社去一谈，报社不同意，记者更不同意，这么好的新闻材料，刚做了个开头就不做了，这不是虎头蛇尾么？胡世明碰了一鼻子灰，看着协调不下来，赶忙又去向马跃求救。最后，是马跃出面，才把这事硬压下去的。究竟马跃是局长，报社在很多时候还得跟他打交道，还得给马跃这个面子。经这事一闹，胡世明一夜回成了全市公安系统的名人，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二百五式的老婆，而且都知道他拿这个老婆没有办法。胡世明弄得灰头土脸，回去和李艳梅大吵一顿，但也仅此而已，于事无补，影响已经造成，如覆水难收，他胡世明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堵不住众人的嘴。如今当务之急，就是要设法把影响挽回。胡世明想到这里，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去常宁路派出所！”胡世明对司机小余说，然后“咔嚓——”挂了电话。在城南分局里，几位局领导有分工，胡世明分管政工科、国保大队，此外还联系一个派出所，这个所就是常宁路派出所。他此时此刻到常宁路派出所去，一是想散散心，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检查一下所里近期的工作情况，尤其是“9·3”凶杀案的侦破情况。听说那个案子已有了一些眉目，好像已经抓住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如果在他的指挥下，把“9·3”案子破了，那岂不是大功一件。再经媒体一宣传，谁还会再想起他老婆开车撞人的事？

胡世明是上午九点多走进常宁路派出所的。一进派出所的大门，他就看见老黏揪着何远的领口，在院子里大喊大叫，旁边有几个民警正在努力地劝阻。他想抽身离开，已经来不及了。胡世明只好硬着头皮走到老黏跟前，虎下脸说：“还不松手，也不看看这儿是啥地方！”

“政委，你来了！”站在院中的几个民警忙毕恭毕敬地和胡世明打招呼。何远也趁势掰开了老黏的手，尴尬着脸，不知道说啥才好。

“又没有看病钱了吧？”

“不是。老黏问我们啥时候能抓住麻六？”何远说。

“胡政委，你可得给我儿子做主。我儿子肾被打坏，可你们至今却抓不住凶手，你们总得给个说法，不能给我来个一推六二五吧？”老黏气势汹汹地质问胡世明。

胡世明说：“你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吧。麻六跑得没有踪影，我们找人也有个过程呀。再说了，我们手头现在还有一个杀人案没有破呢。等忙过了这阵子，我一定把你儿子的事解决了。你看这样行吗？”

“你说说话算话吗？我可被你们骗了好多年了。”老黏不信任地说。

“走吧走吧，不会骗你的！”众人连哄带劝把老黏推出了派出所大门，才长出了一口气。

狗蛋从派出所一出来，就脚底抹油，“咻溜——”一声溜了。他买了一张长途车票，一气就坐到了南山老家。下了车一想，我干嘛要跑呢？我一不偷，二不抢，更没有放火杀人，身正不怕影子斜，放着好好的南山不待，又跑回老家来干啥，受穷吗？派出所已经审查过，啥也没有审查出来，已经把我给放了，这说明我没有问题，如果有，他们还会放我吗？再说了，南山市里还有亲爱的小芳妹妹，这一走不是见不上她了吗？不行，得回去。这样想着，狗蛋又买了一张返程的车票，颠颠地回到了南山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一进家门，就又被警察给提溜去了。这次是王力带人把狗蛋给抓走的。自从那天胡世明到所里来过后，王力立马领有了胡世明的意图，政委想尽快破案，眼下又没有更好的线索，思来想去，还得从狗蛋处下手。究竟，狗蛋是他们目前掌握的唯一重要线索。

狗蛋是在黄昏昏被抓住的。那时，天空已似一位吝啬的老人，即将收走西天最后一缕彩霞，而夜色已如蜘蛛，起落着复脚，慢慢向大地袭来。狗蛋在门外的巷口吃了一大碗捞面，打着饱嗝，回到出租屋内，刚躺下准备眯一会儿，屋檐的房门被踢开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是咋回事，就被王力带的人，连扭带拖，塞进了警车。警车旋即开动。在车上，有点发懵的狗蛋，刚问了一句：“这，这到底是咋回事？”就被王力粗暴打断，并勒令他不许再说话。狗蛋只好如被封条封了口，不再言语，只是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眼前的这几个警察，心里嘀咕着：也不知道他们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

(未完待续)